



| 经典名著 大家名译 |

闻 钟◎主编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美] 欧·亨利 著 王晋华 译

价值典藏版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经典名著 大家名译 |

闻 钟◎主编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美] 欧·亨利 著 王晋华 译

价值典藏版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价值典藏版 / (美) 亨利著；
王晋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经典名著大家名译)

ISBN 978-7-100-11892-7

I. ①欧… II. ①亨… ②王… III. ①短篇小
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939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价值典藏版)

〔美〕欧·亨利 著

王晋华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892-7

2016年1月第1版

开本 915×630 1/16

201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2

定价：28.80 元

目 录

Contents

麦琪的礼物·····	003
耗费钱财的情人·····	010
感恩节里的两位绅士·····	017
警察与赞美诗·····	023
财神与爱神·····	030
爱的奉献·····	038
最后一片藤叶·····	045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053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061
二十年后·····	066
汽车等待的时候·····	070
菜单上的春天·····	077
绿 门·····	084
华而不实·····	092
刎颈之交·····	099
伯爵和婚礼上的来客·····	107
一千美元 ·····	115
重新做人 ·····	122
公主与美洲狮·····	131

苹果之谜·····	138
艺术良心·····	154
人生的波澜·····	161
女巫的面包·····	168
比门塔薄饼·····	173
爱情信使·····	184
寻宝记·····	188
心与手·····	199
艾基·舍恩斯坦的爱情灵药·····	202
人外有人·····	208
双料骗子·····	222
结婚手册·····	234
提线木偶·····	246
催眠师杰夫·彼得斯·····	260
天窗室·····	267
婚姻的精密科学·····	274
幽默家的自白·····	281
失语症患者逍遥记·····	290
牧场主博皮普夫人·····	300
黑榭的卖主·····	317
作者故事 ·····	332
延伸阅读 ·····	335
本书名言记忆·····	335
读书笔记·····	337
时刻保持前进的希望和勇气	
——读《欧·亨利短篇小说选》有感·····	337
品读思考 ·····	340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感人至深的真挚友谊和善良人性，刻骨铭心的爱情礼赞，啼笑皆非的独特幽默，世间百态的人性探索，不到最后一秒绝对猜不到的结局，构成了欧·亨利小说永恒的经典。从纽约街道到充满异域风情的国界以南，让我们随着欧·亨利的视野，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感悟世界，思考人生。



麦琪的礼物

导读：圣诞节快到了，德拉一直筹划着给吉姆买一件配得上他的礼物，可这时，她的手里数来数去还是一美元八十七美分。无奈的她，看着镜中的自己那一头令人羡慕的头发顿时让她的眼前一亮，于是飞奔了出去。

一美元八十七美分，一共就这么多，全在这里了。其中的六毛还都是一分一分的硬币，这些硬币都是在买杂货、买菜和买肉的时候从卖主那里一分两分的硬抠下来的。她自己也知道，这样的锱铢必较（形容过于吝啬或气量小。锱铢，zīzhū），就是人家嘴上不说，也免不了背地里笑话，以至于有时候想起来，她自己脸上都在暗暗地发烧。德拉把这些钱数了三遍。数来数去还是一美元八十七美分。而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很显然，除了扑在那张又小又破的沙发上号啕恸哭一场之外，还能怎么办呢。德拉也就是这么做了。这难免会引发人们对生活的思考：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占去了绝大部分的时间。

在这家主妇的痛哭声渐渐地变成了啜泣声的时候，让我们不妨来看看她的家。这是一套带家具的每周需付八美元租金的公寓房。它尽管没有破烂到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地步，可实际上已经跟贫民窟相差不远了。

在楼下的门廊里，装着一个再也不会会有信投递进去的信箱，和一只再也不能按响的门铃。此外，在门铃的旁边还有一个牌匾，上面写着她丈夫

的名字：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

“迪林厄姆”这几个字在其房主人周薪为三十美元的时候，也曾春风得意过。现在，周薪缩减为二十美元，“迪林厄姆”这几个字也显得模糊不清了，好像它们正在认真地考虑，是否应该缩减为谦逊而又低调的字母D。不过，每当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回到家里，走到楼上来的时候，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人（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德拉）总是亲切地称他为“吉姆”，同时会给他一个热烈的拥抱。这一切自然都很美好。

德拉哭完后，往脸上扑了点粉。她站在窗前，呆呆地望着外面，看着一只灰猫在灰蒙蒙的院落中的篱笆上行走。明天就是圣诞节了，而她仅有一美元八十七美分来给吉姆买一件礼物。几个月来，她拼力攒着每一分钱，可结果只攒下了这么一点儿。周薪二十美元，也只能做到这么多了。花费和开销比她预想的要多得多，而且经常这样。只有一美元八十七美分给吉姆买一件礼物。她心爱的吉姆！她一直想着要给他买一件能配得上他的东西。一件美好、珍奇、贵重的礼物，一件差不多值得她的吉姆去拥有的礼物。

在屋子的窗户之间有一面壁镜。诸位也许见过周租金八美元公寓里的那种狭长的壁镜吧？一个非常消瘦、灵巧的人，从一连串纵的细碎条状的身影里，可以迅速地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印象。德拉凭借着她苗条的身材，很好地掌握了这门艺术。

德拉突然从窗前转过身子站到镜子面前，她的眸子里闪烁着光芒，但不到二十秒，她的脸上就黯然失色了。她迅速地解开了她的头发，让它披散下来。

且说，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家里拥有两件值得他们非常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一样是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另一样是德拉的头发。如果示巴女王（《圣经》中朝觐所罗门王以测其智慧的示巴女王。示巴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角，今也门地区）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德拉总有一天会把她的头发悬在窗外去

晾干，好叫那位女王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跟另一人或事物比较起来显得远远不如）。即使所罗门王（公元前十世纪的以色列国王，以聪明、富有著称）把他的财宝都堆在地下室里，自己又充当看门人，只要吉姆每次经过时掏出他的金表看看，就足以所罗门王嫉妒得把胡子也翘起来。

此时此刻，德拉那一头秀美的头发披散在身上，像一条棕色的瀑布亮闪闪地起着涟漪。头发一直垂到她的膝盖下面，像是她身上的一件靓衣。随之，她又神经质地赶快把头发缠了起来。她踌躇了一会儿，静静地站着，任一两滴眼泪洒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

德拉穿上了她的那件棕色的旧外套，戴上了她的棕色的旧帽子。她跑出屋子，冲下楼梯，来到了街上，衣裙在她快速地移动中飘摆，眼睛里尚有晶莹的泪光在闪烁。

德拉在一家挂着“索弗罗妮夫人——专营各式头发制品”牌子的店铺前停下来。她一口气跑上楼梯，然后气喘吁吁地让自己定下神来。店中的那位夫人，身体胖乎乎的，皮肤白得有点儿扎眼，一副冷冰冰的模样，可与索弗罗妮的称号不大相符。

“你要头发吗？”德拉问。

“我收购头发，”这位夫人说，“把你的帽子摘掉，让我看看你头发的成色。”

棕色的长发如瀑布般的倾泻下来。

“二十美元。”夫人一边很在行地摸着德拉的头发，一边说。

“好的，快点儿把钱给我。”德拉说。

噢，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仿佛是插上了玫瑰色的翅膀，飞掠而过。请读者不要介意我这个词不达意的比喻。总之，德拉是跑遍了所有的商店，在为吉姆挑选礼物。

德拉终于找到了她要买的东西。它准是专为吉姆，而不是为别人制作的。在她寻找过的所有商店里，再也没有和它相类似的物品了。这是一条白金表链，设计简单大方。它以其质地的纯良而不花哨的装饰来表明其非

凡的价值——所有的好东西都理应如此。它与吉姆的金表非常般配。德拉一看到它，就知道这条表链非吉姆莫属。它跟吉姆本人一样，稳重沉静而身价非凡——这一描述对两者都很合适。买表链花去了二十一美元，她拿着剩下的八十七美分，匆匆地往家赶。有了这条链子配在吉姆的表上，吉姆无论跟多少人在一起，都可以随时随地地拿出表来看时间了。原来，虽然这只表很华贵，却拴着一条很旧的皮表带，所以吉姆只是偶尔偷偷地瞥上一眼。

德拉到家以后，她从陶醉中清醒了一些，开始变得理智和审慎起来。她拿出卷发铁钳，点燃了煤气灯，开始着手补救由于爱情和慷慨所造成的狼藉。亲爱的朋友们，这永远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一项了不起的工作。

忙了不到四十分钟，德拉的头上布满了一个个细小的发卷，使她看上去像个逃学的小男孩。她用苛求的眼光，对着镜子中的自己仔细地瞧了又瞧。

“吉姆要是看到了，一定会杀了我的，”德拉自言自语道，“他会说我看起来像个科尼岛（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南端一海滨游憩地带，原为一小岛）游乐场里的卖唱姑娘。可是，我又能怎么样呢——噢！我用一美元八十七美分能做什么呢？”

晚上七点钟，德拉煮好了咖啡，煎锅也放在了炉子上加热，随时准备着煎牛排。

吉姆从来没有晚回过家。德拉把白金表链对折好放在手里，坐在离他必经之门最近的桌子角上。随后，德拉听到了吉姆上第一节楼梯的脚步声，有片刻的工夫她的脸变白了。平常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她总爱默默地祈祷，此时，德拉默念着：“求求上帝，让吉姆觉得我还和以前一样漂亮。”

门开了，吉姆走了进来，回身关上了门。他消瘦的面庞上显得很严肃。可怜的吉姆，他才二十二岁——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他需要一件新

大衣，一副新手套。

吉姆在门内站住，像一条猎犬闻到鹌鹑的气息似的一动也不动。他盯着德拉，眼睛里流露出她难以理解的神情，这一下可吓坏了德拉。它不是愤怒，不是惊讶，不是不满，更不是厌恶，不是她所见过的任何一种。他只是用那种特别的表情，凝视着她。

德拉扭身从桌子上跳下来，走到吉姆身边。

“吉姆，亲爱的，”德拉大声地说，“不要那样看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我不能眼看着圣诞节到了而不给你买件礼物。我的头发会再长长的——你并不那么在意，对吗？我不得不这么做。我的头发长得快极了。说‘圣诞节快乐’，吉姆，让我们俩高兴起来吧！你不知道我给你买了件多么珍贵——多么美好的礼物。”

“你把头发剪掉了？”吉姆吃力地问道，仿佛经过了一番苦思冥想，他还是未能把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弄明白似的。

“剪下来卖掉了，”德拉说，“你还会一样的喜欢我，对吗？没有了头发，我还是我，不是吗？”

吉姆带着略显古怪的神情四下望着。

“你是说你的头发已经剪掉了吗？”他傻傻地问。

“你不用找了，”德拉说，“头发已经卖了，我告诉你——卖了，没有了。这是平安夜，亲爱的。好好地待我，我是为你才卖掉的。我头上的头发也许能够数得清。”突然，她真挚而又甜蜜地接着说：“但是，没有人能测出我对你的爱有多深。我现在就把牛排煎上好吗，吉姆？”

吉姆似乎从恍惚中很快地醒了过来，他紧紧地抱住了德拉。现在让我们用十秒钟的时间，换一个角度，谨慎地考虑一下一个与眼下似乎无关的问题。每周八美元的租金，或是每年一百万美元的租金——那有什么区别呢？一位数学家或是一个智者会给予你错误的答案。麦琪（基督刚诞生时送礼物的三位贤人）给人们带来了礼物，可他们没有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句晦涩难懂的话，你看过下文后自会明白。

吉姆从他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包东西，放在了桌子上。

“别对我有什么误会，德拉，”吉姆说，“不管你是剪掉了头发也好，还是把头发修成了别的样式也好，都不能把我对你的爱减少一丝一毫。不过，只要你打开那包东西，你就明白你为什么叫我为发愣了。”

白皙的手指敏捷地解开了包上的绳子。随后是一声狂喜的呼喊。紧接着，哎呀！很快就变成了女性的歇斯底里的哭泣声，需要公寓的男主人使出浑身的解数来安慰她。

因为摆在眼前的是一整套的梳子——梳两鬓用的，梳后面用的，应有尽有，是德拉在百老汇商店的橱窗里看到、渴望了许久的。美丽的发梳，由纯玳瑁制成，边上镶嵌着珠宝——来配她失去的秀发，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她知道，这些发梳价格昂贵，她以前一直是羡慕、渴盼着它们，但丝毫也没有过要把它们拥为己有的想法。现在，这些发梳是她的了，可是与这梦寐以求的装饰品相得益彰的美丽秀发已经剪掉了。

不过，德拉还是紧紧地将它们搂在怀里，过了好一会儿，她终于能够抬起迷蒙的泪眼，笑着说：“我的头发长得很快的，吉姆！”

随后，德拉像是个被烫着的小猫一样，跳了起来喊道：“哦！哦！”

吉姆还没有看到他的美好的礼物呢。德拉展开她的手掌，急切地让吉姆来看。那没有知觉的贵重金属闪着熠熠的光亮，好像是她的欢快与热忱在闪动。

“它漂亮吗，吉姆？我跑遍了整座城市才买到它。现在，你一天看一百次表都可以了。把表给我，让我看看配上这个链子，我们吉姆的表该有多帅气！”

吉姆没有把它掏出来，而是踉跄地倒在了沙发上，把他的双手枕在脑后，笑了。

“德拉，”他说，“让我们把我们的礼物暂且保存，收起来吧。它们都太珍贵了，我们眼下还用不上它们。我卖掉了金表，给你买来了发梳。好了，你现在可以煎上我们的牛排了。”

麦琪们，正如你所知道的，都是智者——是聪明绝顶的人——他们给出生在马槽里的圣子基督带来了礼物。他们发明了圣诞节互送礼物的习俗。因为其睿智，他们的礼物毫无疑问也是非常美好的，如果碰上互赠的东西完全相同，可能还会拥有交换的权利。在这里，我向你们笨拙地讲述了一个没有曲折、没有波澜的故事：两个住在同一所公寓里的笨孩子为了对方，极不明智地卖掉了他们家里的两件最宝贵的东西。然而，还是让我们对现在的聪明人说上最后一句吧，在所有馈赠礼物的人们中间，他们两个是最聪明的。在所有赠送或是接受礼物的人们中间，他们两个也是最聪明的。无论走到哪里，他们俩都是最聪明的。他们就是麦琪。



爱是至高无上的，是一种无私的付出和牺牲。因为有爱，才能使濒临绝境的人重新看到生活的希望，使心灵枯萎的人感到情感的滋润。



耗费钱财的情人

导读：一次偶然的机会，身为百万富翁的欧文·卡特出于孝顺，陪着母亲来比格斯特百货大楼观赏这里的青铜和石膏塑像制品，闲逛的他本来想买一副手套，却意外地认识了梅希。从此他的生活开始有了变化。

比格斯特百货大楼里有三千名女售货员。梅希便是她们中间的一个。她年方十八，在男士手套部站柜台。就是在这三尺柜台前，她熟悉了人类两大性别中的各色各样的人——到商店来买手套的先生们和为先生买手套的女士们。除了对社会上各路人的这一广泛了解，梅希还获得了别的知识。她把其他两千九百九十九个姑娘的智慧训诫也都听到了耳朵里，并且像马耳他猫那样，悄然而又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储存在自己的大脑中，也许是预见到了她日后会缺少良师的指点，造物主在赐予她美丽的同时，也赐给了她救助自己的聪明禀性，正像造物主在赋予银狐别的动物所没有的珍贵皮毛时，也赐给了它狡黠和机敏一样。

因为梅希的确是个不多见的美人儿。她金发碧眼，皮肤白皙，又有一副窗前烧烤黄油饼的女人们的那种泰然和平静的神情。她站在比格斯特商店的手套柜台前，在你伸出手让人家量你的手套尺寸的时候，你会觉得是赫比（希腊神话中的青春女神）正站在你的面前；在你抬眼看她时，你会惊叹她如何长得了一双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即希腊神话的雅典娜）般充满灵气的眸子。

商店的巡视员离开了这里，梅希便嚼起了她的蜜饯果，若是他又巡视回来时，她就仰面凝视，好像是仰望天上的云彩，脸上浮起甜蜜遐想的笑容。

这便是女店员的那种特有的微笑，我奉劝你还是离它远一点儿，除非你具有铁石般的心肠，愚钝的感觉，和类似于丘比特（罗马神话中的爱神）的那种嬉戏情感的本领。对于梅希来说，她总是在闲暇的时间里而不是在柜台前，才操起这种微笑；当然，巡视员也一定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那种笑颜。他们是商店中的夏洛克（莎士比亚剧本《威尼斯商人》中贪婪的商人），他们到处转悠是为了找寻罚款的机会。可待看到漂亮的姑娘，他们的眼睛就看不到别的地方去了。当然，并不仅仅巡视员是如此。就在前几天，报纸上还刊登了一则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这方面的风流事。

有一天，欧文·卡特，一位画家，百万富翁，旅行家，诗人兼汽车收藏家，碰巧来到了比格斯特百货大楼。替他说句公道话，他逛商店可不是他情愿的。他的母亲要观赏一下这里的青铜和石膏塑像制品，出于孝顺，他只得跟了进来。

卡特朝对面的手套部走了过去，想在那里逛上一会儿。他倒是真的需要买上一副，因为他出门时忘了戴手套。既然他以前从来也不曾听说过手套柜台前调情的事儿，那他的这一行为也就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

在卡特就要走到他的目的地时，他犹豫了，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丘比特式的调情嬉戏正在他的面前展开着，这样的事情他以前还真不知道。

三四个穿着扎眼、举止轻浮的小伙子正倚在柜台前，硬撑着要戴进去中号的手套，柜台前的几个姑娘一副逗乐的样子，有的甚至已经在跟那个领头的调情卖俏起来。卡特本想退回去走开，可他已经走得太近了。柜台前的梅希已在面对面地望着他，她那双含着诘问神情的眼睛，美丽、湛蓝，透着冷冷的光，恰是南海的浮冰映着夏日的太阳发出的那种光亮。

此时，作为画家和百万富翁的欧文·卡特，感觉到他富于贵族特征的苍白脸上，热辣辣地泛起一片红晕。这并非是他缺乏自信而胆怯了。他脸

红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什么。他很快觉得，他已跟追逐着柜台前的咯咯发笑的姑娘们、毛头小伙子们为伍了。现在，他自己也正像丘比特幽会于栎木树下那般，依偎在柜台前，真心希望能得到卖手套姑娘的青睐。他和比尔、杰克、米基之流并不再有什么区别了。于是，他突然觉得，这帮年轻人的冒失行为倒是情有可原了，他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对他所受的传统礼仪的蔑视，有了一个要把这一完美的尤物拥为己有的决心。

在手套包好，也付过了钱之后，卡特又逗留了一会儿。梅希红红的嘴角边上的酒窝，此时显得更深更美了。所有来这里买手套的男人们，都要这样逗留一会儿的。她弯起一只胳膊，透过她宽松的短罩衫，她的像普赛克（希腊神话中以少女形象出现的人类灵魂的化身）一样的秀臂显露了出来，末了，她还把胳膊肘支在了柜台边上。

在这之前，卡特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他不能自如应对的场面。可是现在，他比比尔、杰克或是米基那样的年轻人显得更为尴尬，他没有机会在正式的社交场合中碰到这位漂亮的姑娘。他在脑子里极力搜寻着他从前读过或是听到过的有关售货女郎行为习惯方面的内容。后来他也不知怎么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她们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十分严格地坚持，非要通过正式的介绍，才能彼此认识不可。一想到他要邀请这位可爱的姑娘进行一次非常的会晤，卡特的心便怦怦地跳了起来。不过，他胸中涌动着的激情给了他勇气。

在泛泛地说了几句友好的寒暄话以后，他把他的名片放在了柜台上靠近她手的地方。

“你能原谅我吗？”他说，“如果你认为我这样做太鲁莽的话；不过，我可是真心实意地希望，你能让我有幸再次见到你，名片上有我的名字。我向你保证，我是怀着最诚挚的敬意，来请求做你的一个朋友，来与你相识的。我能希望自己得到这一殊荣吗？”

梅希当然了解男人——尤其是来买手套的男人。她坦率而又笑咪咪地望着他，毫不踌躇地说：“当然可以。我觉得你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妥的。尽管我一般是不和陌生男人一块出去的。这并不像是淑女的所为。你想在